

烟台圖書館

光緒癸卯年重刊

長春祖師宮譜錄

板存楊梅竹斜街
西頭路北龍華齋

長春祖師語錄

師住燕京天長觀時。普說曰。道涵天地神統百形。生滅者形也。無生滅者性也。神也。有形皆壞。天地亦屬幻軀。元會盡而示終。只有一點陽光。超乎劫數之外。在人身中爲性海。卽元神也。故世尊獨修性學。煉育元神。可以滅而滅。說法四十九年。住世亦止七十餘載。人不以爲無壽。背痛而示疾。形壞也。血肉之軀也。可以生而生。百千萬億劫。度生無量。又何嘗滅哉。謂佛肉身至今存。可也。若論性不壞。卽餓鬼畜生。皆堪成佛。有靈明處是也。心能造形。心能留形。法中有愛住世者。動經千百劫。心爲之也。若心根傷壞。轉眼便爲冥途矣。故有形存而心先死者。六道是也。有形亡而心存者。古

來三教聖賢是也。今世祈長生者。不向本命元辰自發大願。乃從仙佛乞靈。是舍本而求末矣。究竟於我何與哉。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。非不長生。超之也。此無上大道。非區區延年小術也。

或問曰。北宗道法。至吾師而大行。全真之盛。振古未有。亦尙神通變化否。師曰。若好尙神通。便非大道。大道極平常。不作奇特想。只要心真。何事不辦。吾侍重陽師三載。未沐一言之誨。若起嗔心。久爲下類矣。惟鞭策之甚。真爲愛我之切。故歸化時。方有此子可教。吾宗賴以大行之語。後復得道兄丹陽馬大師接引。然後還山。煉心育性。三遭魔難。而不爲動。沒於洪水而不知。虎臥於旁而不畏。初心真。久之心空。心空性見。而大事畢矣。遂出山度世化人。帝主

禮拜三宮奉侍。燎望問道。至禮也。吾告之以清淨無爲。上帝好生。一代仁厚之風。皆從此二句起。上親書袍領。命藏諸內府。世授子孫。勅吾爲大宗師。然吾心未嘗動也。生平不輕受人一拜。拜必荅之。未嘗自登師席。黃童白叟。婦寺宰官。侯王帝主。一切平等。西域諸方。稱吾爲震旦活佛。聲教所及。要荒無間。自古全真之盛。未有及此。此豈有所作爲乎。不過性海中一點浮漚耳。天人自然感應。不尙神通。宮中有妖物。百法不靈。天師束手。請問於吾。吾時在山中。靜中微作念。彼物已攝道光法鏡中。初不用雷神將帥符圖印訣也。邪不勝正理也。吾存其理而已。

師示衆曰。吾宗前三節。皆有爲工夫。命功也。後六節。乃無爲妙道。

性學也。三分命功。七分性學。以後只稱性學。不得稱功。命方稱功。有爲之事也。功者工也。有階有級。性何功哉。佛祖也只完得性學而已。今世人貪生之甚。希慕長生。究無長生者。心不真也。雖極勞生以養形。爲形起見。總屬私心。不合天心。何能上壽。學人宜體驗吾旨。誓發無上之心。卽爲無上之身。

或問曰。弟子根性下劣。堪學道否。師曰。吾西遊記首言。凡有七竅者。皆可成真。吾子只六竅耶。

師示衆曰。世法用寔。大道用虛。惟虛故明。明卽慧也。慧非根生。心定而凝。心凝神現。性見人成。人非塊然者。元始與威音。若將二老作玄虛。是亦沉淪之下士也。要知有此心。卽有此性。二老不加人。

亦不滅。一老爲出世師。學者爲輪轉鬼。可不痛哉。要其間不過迷悟之殊耳。百計以養身。卽百計以昧心。心昧則性迷。性迷則神役九幽矣。究之身不過數十年。而神之迷晦。動經千劫。一息之迷。卽爲一年。若迷一日。已爲三萬六千朝矣。其他可類推也。若真能見性。卽垂死一刻。亦能破百千萬劫之幽暗。况五官清明。四肢強健。時乎。學者急須止念。念止則心定。心定則慧光自生。慧旣生矣。還須自涵於不覩不聞。無聲無臭之中。久之方返於虛無眞境。今學人皆理解。非心解也。皆識光。非智光也。此所以輪轉人天。漂流六道。若造惡之人。並無光彩。止有惡氣厲氣。眼光一落。全體皆陰。墮入酆都矣。千佛出世。不通懺悔者。彼自無光。何能承佛光接引哉。

學者現有外光。機在目也。太陽流珠。常欲去人。順也。逆而內之。金華涵苞矣。有內光。迷而失之。六欲牽也。妄想驚其神也。不能片時清淨。爲有無顛倒耳。悟而超之。破除無始習氣。尋取最初種子。光燦圓陀也。哀哉。知者鮮矣。悟者尤鮮矣。吾不敢望悟者。得見知者斯可矣。

或問曰。知與悟有不同乎。師曰。十分知及處。卽是悟境。知爲下手。悟爲究竟。曰。假如放下萬緣。一念不動。可是不否。師曰。是體也。還有用在。

師示衆曰。人身一念一動爲一劫。此內外合也。內一劫。外一劫。應之。迷則剎那萬劫。悟則萬劫剎那。心上本無歲月也。

師示衆曰。學人但能回光。卽了生死。此光超日月。透三界。若無此光。天地亦冥頑不靈矣。萬物何處發生。此光卽元始威音也。衆生輪迴者。因此光順出。作種種妄想。故幻出皮囊。積骸如山。積血如海。今一句說破。人身兩目外。皆死物也。一目中。元精元氣元神皆在。可不重歟。眼光落地。萬古長夜。人在胎中。先生兩目。其死也。先化兩目。昔觀音大士八十一化。極其變現。而目不動。佛之神威。不能變在此處。衆生倒能變。未死時而目已變種種矣。哀哉。

或問曰。回光與金丹工夫。是一是二。師曰。回光不止金丹。卽宗門真訣也。摩頂者此也。受記者此也。楞嚴二十四位圓通。原有諦觀鼻端。心空漏盡。出入息化爲光明。証菩薩果。吾宗皆是此法。曰。每

日將一時回光。可乎。師曰。極少三時。曰。假如有俗冗。止能一時回光。何如。師曰。真正一時也。妙。一時已奪天地萬年之數。一日奔馳光散。卽造羅酆千劫幽暗之獄。故冥界無甲子。動以千萬劫計。算數所不能及。

或問曰。佛說往生西方。蓮池中有姓名耶。師曰。不論姓名。華池卽方寸也。蓮苞卽性光也。身中現有佛國。曰。若是。則淨土爲烏有矣。師曰。又是實有的。少不得以心造。以心應。或問曰。弟子欲誦金剛經五百卷。以超度亡靈。何如。師曰。金剛經亦止念之一端。亦超度亡靈之一大法門也。只要真能止念。誦四句偈已完。曰。請問四句偈。師曰。是如夢幻泡影。曰。或以無我相。無人相。無衆生相。無壽者

相。作四句何如。師曰亦可。曰。或以有句無句。非有非無句。卽有卽無句。作四句何如。師曰亦可。惟拘不得。所以爲妙。若拘定某句是四句。卽着諸相矣。

或問曰。能仁謂之釋迦。如何是仁體。師曰。仁者生也。一點生機。鳥啼花放。山色波光。俱爲造化。含之皆爲眞地。舒之盡是陽春。一念不生爲仁體。萬念皆圓爲仁用。空則化。圓則通。通則四維上下。虛空。往古來今。不外吾腔子矣。不特地獄餓鬼畜生可憫。直視夫人亦爲雪涕。回視多生眷屬。多生冤仇。俱在慈光覆蔭之中。到此方是能仁。方證如來果位。今從一枝一節起見。皆非大道。曰。弟子於靜中覺得大千如一室。萬劫如一時光景。可以謂之仁乎。師曰。總

不在擬議得之心。上實實行去可也。今日天氣清和。晴光正好。可
各行樂。無負良辰。況明師勝友。樂莫大焉。發揮精神。百病不生。卽
此也是仁用。

師示衆曰。吾宗惟貴見性。而水火配合其次也。大要以息心凝神
爲初機。以性明見空爲實地。以忘識化障爲作用。回視龍虎汞鉛。
皆法相而不可拘執。反此便爲外道。非吾徒也。

師示衆曰。學人既有入路。卽宜退藏於密。直從念頭上洗剝。天理
愈微。益見人心之難克。人欲將淨。反見天心之杳渺。可參之。可參
之。

或問曰。弟子欲辭家學道。奈世緣未了。功名未成。再遲數年。何如。

師曰。子旣欲嗣吾宗。名利二字。須要先淡。吾意子欲問道。宰相之位可辭。吾之求人。甚於人之求我。各人勉諸。不然。他日無由見我。眞鬼殊途。光陰如電。一彈指而白髮星星矣。增一年。去鬼日近。色身易壞。眞性未修。如何。如何。

烟台圖書館

玄風慶會錄

欽奉皇帝聖議。宣請高道長春真人。歲在己卯。正元後一日。敕朝官劉仲祿齎詔尋訪。直至棲霞。適符聖意。禮迎仙馭。不辭遠遠而來。逮乎壬午之冬。十月既望。皇帝畋於西域雪山之陽。是夕御行在。設庭燎。虛前席。延長春真人以問長生之道。真人曰。夫道生天育地。日月星辰。鬼神人物。皆從道生。人止知天大。不知道之大也。余生平棄親出家。惟學此耳。道生天地。天地開闢。而生人焉。人之始生也。神光自照。行步如飛。地生菌。自有滋味。不假炊爨。人皆食之。此時尙未火食。其菌皆香且甘。鼻嗅其香。口嗜其味。漸致身重。神光尋滅。以愛欲之深故也。學道之人。以此之故。世人愛處不愛。

世人住處不住。去聲色。以清靜爲娛。屏滋味。以恬淡爲美。但有執著。不名道德也。眼見乎色。耳聽乎聲。口嗜乎味。性逐乎情。則散其氣。譬如氣鞠。氣實則健。氣散則否。人以氣爲主。逐欲動念。則元氣散。若氣鞠之氣散耳。天生二物。曰動。曰植。草本之類爲植。植而無識。雨露霑濡。自得生榮。人物之屬爲動。動而有情。無衣無食。何以卒歲。必當經營耳。旦夕云爲身口爲累故也。夫男陽也。屬火。女陰也。屬水。惟陰能消陽。水能剋火。故學道之人。首戒乎色。夫經營衣食。則勞乎思慮。雖散其氣。而散之少。貪婪色欲。則耗乎精神。亦散其氣。而散之多。道產二儀。輕清者爲天。天陽也。屬火。重濁者爲地。地陰也。屬水。人居其中。負陰而抱陽。故學道之人。知修鍊之術。去

嗜屏欲。固精守神。惟鍊乎陽。是故陰消而陽全。則昇乎天而爲仙。如火之炎上也。其愚迷之徒。以酒爲漿。以妄爲常。恣其情。逐其欲。耗其精。損其神。是以致陽衰而陰盛。則沉于地而爲鬼。如水之流下也。夫學道修真者。如轉石上乎高山。愈高而愈難。跬步顛沛。前功俱廢。以其難爲也。舉世莫之爲也。背道逐欲者。如擲石下乎峻坡。愈卑而愈易。斯須隕墜。一去無廻。以其易爲也。故舉世從之。莫或悟也。余前所謂修煉之道。皆常人之事耳。天子之說。又異于是。陛下本天人耳。皇天眷命。假手我家。除殘去暴。爲元元父母。恭行天罰。如代大匠斲。克艱克難。功成限畢。卽昇天復位。在世之間。切宜減聲色。省嗜欲。得聖體康寧。睿算遐遠耳。庶人一妻。尙且損身。

况乎天子。多畜嬪御。豈不深損乎。陛下宮姬滿座。前聞劉仲祿中
都等。揀選處女。以充後宮。竊聞道經云。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。既見
之。戒之則難。願留意焉。夫人認身爲己。此乃假物。從父母而得之
者。形骸耳目是也。神爲真己。從道中而得之者。能思慮寤寐是也。
行善進道。則昇天爲之仙。作惡背道。則入地爲之鬼。夫道生衆生。
如金爲衆器。銷其像則返成乎金。人行乎善。則返成乎道。人間聲
色衣食。人見以爲娛樂。此非真樂。本爲苦耳。世人以妄爲真。以苦
爲樂。不亦悲哉。殊不知天上至樂。乃真樂耳。余儕以學道之故。棄
父母而棲巖穴。同時學道四人。曰丘。曰劉。曰譚。曰馬。彼三人功滿
道成。今已昇化。余辛苦之限未終。日一食一盂。恬然自適。以

待乎時。其富者貴者。濟民拯世。積行累功。更爲易耳。但能積善行。道。胡患不能爲仙乎。中國承平日久。上天屢降經教。勸人爲善。大河之北。西川江左。悉有之。東漢時于吉受太平經。一百五十卷。皆修真治國之方。中國道人誦之行之。可獲福成道。又桓帝永壽元年。正月七日。太上降蜀臨邛。授天師張道陵南斗北斗經。及二十四階法籙。諸經籍千餘卷。晉王纂遇太上道君法駕。乘空賜經數十卷。元魏時天師寇謙之。居嵩山。於太上等處。受道經六十餘卷。皆治心修道。祈福禳災。掃除魑魅。拯疾疫之術。其餘經教。不可盡言。降經之意。欲使古今帝王臣民。皆令行善。經旨太多。請舉其要。天地之生人。爲貴。是故人身難得。如牛之角。萬物紛然。如牛之毛。

既獲難得之身。宜趨修真之路。作善修福。漸臻妙道。上至帝王。降及民庶。尊卑雖異。性命各同耳。帝王悉天人。謫降人間。若行善修福。則昇天之時。位踰前職。不行善修福。則反是。天人有功微。行薄者。再令下世。修福濟民。方得高位。昔軒轅氏。天命降世。一世爲民。再世爲臣。三世爲君。濟世安民。累功積德。數盡昇天。而位尊于昔。陛下修行之法。無他。當外修陰德。內固精神耳。恤民保衆。使天下懷安。則爲外行。省欲保神。則爲內行。人以飲食爲本。其清者爲之。精氣濁者爲之。便溺貪欲好色。則喪精耗氣。乃成衰憊。陛下宜加珍嗇。十宵一度。已爲深損。而况恣欲者乎。雖不能全戒。但能節欲。則幾於道矣。夫神爲子。氣爲母。心爲氣經。目爲泪經。鼻爲蠟經。舌

爲津經。外爲汗經。內爲血經。骨爲髓經。腎爲精經。氣全則生氣。亡則死。氣盛則壯。氣衰則老。常使氣不散。則如子之有父母。氣散則如子之喪父母。何恃何怙。夫神氣同體。精髓一源。陛下試一月靜寢。必覺精神清爽。筋力强健。古人云。服藥千朝。不如獨臥一宵。藥爲草。精爲髓。去髓添草。有何益哉。譬如囊中貯之金。旋去金而添鉄。久之金盡。囊雖滿。空遺鉄耳。服藥之理。夫何益乎。古人以繼嗣之故。娶婦而立家。先聖周公孔子孟子各有子。孔子四十而不惑。孟子四十而不動心。人生四十以上。氣血已衰。故戒之在色也。陛下聖子神孫。枝葉蕃盛。宜保養戒欲。爲自計耳。昔宋上皇本天人也。有神仙林靈素者。携之神遊上天。入所居宮。題其額曰神霄。不

飢不渴。不寒不暑。逍遙無事。快樂自在。欲久居之。無復往人間意。林靈素勸之曰。陛下天命人世。有天子功限未畢。豈得居此。遂下人間。自後女真國興。太祖皇帝。將厭世。天虜上皇北歸。久而老死于上京。由是知上天之樂。何啻萬倍人間。又知因緣未終。豈能遽然而歸也。余昔年出家。同道四人。彼三子先已昇化。如蟬蛻然。委此凡骨而去。能化身千百。無不如意。余辛苦萬端。未能去世。亦因緣之故也。夫人之未生。在乎道中。不寒不暑。不飢不渴。心無所思。眞爲快樂。旣生而受形。眼觀乎色。耳聽乎聲。舌了乎味。意慮乎事。萬事生矣。古人以心意莫能禦也。故喻心爲猿。意爲馬。其難制可知也。古人有言曰。易伏猛虎。難降寸心。乃成道昇天之捷徑耳。道

人修真鍊心。一物不思。如太虛止水。水之風息也。靜而清。萬物照之。燦然悉見。水之風來也。動而濁。何能鑒萬物哉。本來真性。靜如止水。眼見乎色。耳悅乎聲。舌嗜乎味。意著乎事。此數者。續續而疊舉。若飄風之鼓浪也。道人治心之初。甚難。歲久功深。損之又損。以至于無爲。道人一身耳。治心猶難。矧夫天子富有四海。日覽萬幾。治心豈易哉。但能節色欲。減思慮。亦獲天祐。況全戒者邪。昔軒轅皇帝造弧矢。創兵革。以威天下。功成之際。請教于仙人廣成子。以問治身之道。廣成子曰。汝無使思慮營營。一言足矣。余謂修身之道。貴乎中和。太怒則傷乎身。太喜則傷乎神。太思慮則傷乎氣。此三者於道甚損。宜戒之也。陛下旣知神爲真己。身是幻軀。凡見色

起心。當自思身假神真。自能止念也。人生壽命難得。且如鳥獸。歲歲產子。旋踵天亡。壯老者鮮。嬰童亦如之。是故二十三十。爲之下壽。四十五十。爲之中壽。六十七十。爲之上壽。陛下春秋已入上壽之期。宜修德保身。以介眉壽。出家學道之人。惡衣惡食。不積貨財。恐害身損福故也。在家修道之人。飲食居處。珍玩貨財。亦當依分。不宜過差也。四海之外。普天之下。所有國土。不啻億兆。奇珍異寶。比比出之。皆不如中原。天垂經教。治國治身之術。爲之大脩。屢有奇人。成道昇天耳。山東河北天下美地。多出嘉禾美蔬。魚鹽絲繭。以給四方之用。自古得之者爲大國。所以歷代有國家者。惟爭此地耳。今民有兵火相繼。流散未集。宜差知彼中仔細事務者。能幹

官規措勾當。與免三年稅賦。使軍國足絲帛之用。黔黎獲蘇息之安。一舉而兩得之。茲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。自天祐之。吉無不利也。余萬里之外。一召不遠而來。修身養命之方。既已先言。治國保民之術。何爲惜口。余前所謂安集山東河北之事。如差清幹官前去。依上措畫。必當天心。苟授以匪材。不徒無益。反爲害也。初金國得天下。以創起東土。中原人情尙未諳悉。封劉豫于東平。經略八年。然後取之。此亦開創良策也。願加意焉。修身養命要妙之道。傳之盡矣。其治國保民之術。微陳梗槩。用之舍之。在宸衷之自斷耳。昔金世宗皇帝。卽位之十年。色欲過度。不勝衰憊。每朝會。二人掖行之。自是博訪高道。求保養之方。亦嘗請余。問修真之道。余如前

說。自後身體康健。行步如故。凡在位三十年。昇遐。余生平學道。心以無思無慮。夢中天意。若曰。功行未滿。當待時昇化耳。幻身假物。若逆旅蛻居耳。何足戀也。真身飛昇。可化千百。無施不可。上天或千歲萬歲。遇有事。奉天命降世。投脫就舍而已。傳道畢。上諭之曰。諄諄道誨。敬聞命矣。斯皆難行之事。然則敢不遵依仙命。勤而行之。傳道之語。已命近臣錄之簡策。朕將親覽。其有玄旨未明者。續當請益焉。歲在壬午夏四月吉日。

譯語臣移刺走楚材

譯語太師尙書令恒國公阿海

宣差便宜使劉仲祿

邱眞君傳

師姓丘。名處機。字通密。號長春子。登州棲霞縣濱都人也。生於金熙宗皇統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。幼聰敏。日記千餘言。未弱冠。卽學道。隱崑崙山。大定七年。聞重陽道化。九月乃拜於宣海之全眞庵。重陽贈以金鱗。遂爲弟子。重陽爲訓。今名字。九年冬。從重陽遊汴梁。寓王氏旅邸。明年正月初四日。重陽仙化。師與馬譚劉三師。舉仙蛻葬於劉蔣廬墓二年。歲甲午秋。乃入磻溪穴居。日乞一食。行一簣。人謂之簣衣先生。晝夜不寢者六年。復隱隴州龍門山。苦行如磻溪時。遠方學者咸依之。大定三十八年二月。世宗皇帝召赴闕。問答稱旨。賜以巾冠。館于天長觀。夏五月。召見於長松島。問

以延生之理。師對曰。惜精全神。修身之要。恭已無爲。治天下之本。富貴驕娛。人情所常。當兢兢業業以自防耳。誠能久而行之。去仙道不遠。誕詭幻怪。非所聞也。上善其言。七月再召見於便殿。師剖析至理。上大悅。翼日賜上林桃。師不食茶果十餘年。至是取一枚啖之。應制進瑤臺第一層詞。八月得旨還祖庭。賜贐禮。辭不受。明昌二年辛亥。東歸棲霞。以故居爲觀。勅賜額曰太虛。泰和七年丁卯春。元妃施道經一藏。驛送太虛觀。貞祐二年甲戌冬。山東亂。師府請師牒諭。所至皆投戈拜命。宣海登二州遂安。四年春。金宣宗皇帝。命東平監軍王庭玉召師不赴。興定三年巳卯。師居萊州昊天觀。時齊魯陷宋。八月宋宣宗皇帝。命大帥彭義斌召師。亦不赴。

是歲元太祖成吉思皇帝。在柰蠻國。命侍臣劉仲祿。捧詔聘師。十二月仲祿至萊州。師慨然應命。明年庚辰正月。師遂起行。十八大師從。二月入燕城行省。館于玉虛觀。三月進表陳情。四月道出居庸關。忽遇羣盜。皆稽首而退。十月師至武川。進表。使回曷刺。捧詔促召。辛巳春。踰嶺而北。七月至阿不罕山。留弟子宋道安等九人。立棲霞觀。率趙虛靜輩。輕騎以行。壬午三月。上遣太師阿里鮮來迎。詔諭仲祿鎮海護從師來。勅萬戶播魯只。以甲士衛師過鐵門。四月方達印土。見皇帝於大雪山之陽。上設二帳於御幄之前。居師。以便訪問。十月望。上設庭燎。虛前席。延師問以王道。時太師阿海阿里鮮侍。師對以節慾乃修身之要。愛民爲永國之方。及陳天

道好生惡殺之意。上悅。命侍臣書之簡冊。其詳見于慶會錄。癸未二月辭歸。上勉留。三月復辭。制可。所賜備極豐腆。皆辭之。與諸弟子俱還。詔太師阿里鮮護師東歸。至阿不罕山棲霞觀。率棲霞弟子皆歸。甲申三月。至京師。是月上遣曷刺傳旨。丘神仙至漢地。凡朕所有之城池。其欲居者居之。往迴事跡。見西遊記。行省請師住天長觀。自爾使者赴行宮。皇帝必問丘神仙安否。還必有宣諭語。行省又施瓊華島爲觀。師命工葺之。乙酉春。師折梨花一枝。與玄宣居士張去華曰。此男子之祥也。去華以瓶養之。至秋結實二十有四。果生一子。卽明誠也。延祥觀有枯槐一株。師以杖擊之曰。枯槐再活。後槐復榮茂。九月熒惑犯尾宿。宣撫王揖請師禳之。是夕

熒惑退數舍。丙戌五月大旱。行省請師祈禱。大雨三日。丁亥五月。詔以瓊華島爲萬安宮。改天長觀爲長春宮。賜師金虎符。主領天下道教事。特旨蠲免道門差稅。六月二十三日。雷雨大作。太液池南岸崩。北口山摧。師聞而笑曰。山摧池枯。吾將與之俱乎。七月初九日。師陞寶玄堂。示衆以生死事。復曰。教門用力。大地塵勞。心地下功。全拋世事。各宜精進。毋使虛度時光。正法難遇。道教事。尹志平、李志常相繼主之。遂書頌云。生死朝昏事一般。幻泡出沒水長閒。微光現處跳烏兔。玄量開時納海山。揮斥八紘如咫尺。吹噓萬有似機關。狂辭落筆成塵垢。寄在時人妄聽聞。畢歸葆光堂。端坐而逝。有磻溪鳴道文集。西遊記行於世。今棲霞縣太虛觀卽其故。

居磻溪長春成道宮。卽修真之處。京師大長春宮。卽登眞之所也。
元世祖皇帝封號長春演道主教眞人。
武宗皇帝加封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眞君。

書館

圖台

煙



烟台圖書館

斤